

总有星辰 可以对话

Whenever You
Can Speak to Stars

嘉励
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总有

星辰可以对话

嘉励 著



WHENEVER YOU
CAN SPEAK
TO STARS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总有星辰可以对话 / 嘉励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9. 1

ISBN 978-7-5360-8817-7

I. ①总… II. ①嘉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5851号

出 版 人：詹秀敏
策划编辑：林宋瑜
责任编辑：林 菁 揭莉琳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
内文插图：王野夫
装帧设计：礼孩书衣坊

书 名	总有星辰可以对话 ZONGYOU XINGCHEN KEYI DUIHUA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中华商务联合印刷 (广东) 有限公司 (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春湖工业区中华商务印刷大厦)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4.875 2 插页
字 数	75,000 字
版 次	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4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 - 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将美意添到 心灵的星空

黄礼孩

“偏厅有新插的白色山茶”，我以为这是嘉励的诗歌底色和调子。一个有丰沛精神气息的诗人，她的所见、所想、所感在不经意之间披露，透露她的性情、待物之道和看待世界的眼光。随着嘉励对诗歌经验越来越到位，她的诗歌痕迹就清澈起来，灵魂的线条像闪电落到日常的日子里，获得瞬间的照亮。

请与心仪之物保持距离

美就是被称作惊奇的东西

但有时候荒诞也是

嘉励对事物观察、理解之后，诗歌就抵达了使那些尚未说出口的东西呈现出来。诗歌与诗人私我的意识之间保持某种内在的距离，这种距离之间的陌生化正是诗歌所需

要的，它也许带来荒诞的结果。

“有晓畅的文字可以作陪……内心突然找到了更多的连接”，这是嘉励对生活的认知，也是她对写作的理解。晓畅的文字充沛着热情、爱慕、忧伤和美，甚至是深度的思索。

彻朗的天空吸摄了言语的能力

故国愈远 微风中挺拔而轻颤的百子莲

才能迫使你重获颓萎的东方意象

百子莲作为一个微小的东方意象，它传递着传统美学隐藏的微光。《在亚特兰大》，看起来是写国外的内容，内核包裹的是东方的神色。“万有皆传统，万有存我用”，传统有多元的精神世界，但必须是与当下有对接，才是活的，也就是把过去的当下、现在的当下、未来的当下统一到笔下来，所有的书写由这一刻的时间所创造。嘉励在习艺的过程中不断进入传统，那里有她感兴趣的回溯与怀旧、眺望与逃脱。画画时，嘉励的羽毛笔力求线条有情感，进入改变空间，找到灵性的召唤，委婉之情就跃然而出。如今不少女诗人也画画，但没有多少人能摆脱传统的面相，在艺术性里是找到作为认识的诗性直觉。忽视精神固有的丰饶，在笔墨关系上很难找到时间与空间的对应

点，个人经验的寻找就会受到阻挠。必须经由传统文化的洗练，在日常之物上进入观者的心灵，自身所依照的维度才可信，要不，那些来路不明的作品多少是可疑的。

没有诗性经验，诗歌的写作始终是粗糙的，经由心灵沐浴的精神才会带来宁静的神秘的从容与愉悦。古典美学自身是愉悦的，我从嘉励写京都的诗歌觉察到一丝放松与快感。

伽蓝之内，花果蔚茂，

芳草蔓合，嘉木被庭。

（《抵达：南禅寺》）

一份宁寂、灿然的古意弥漫出来，有一些自性自见的思悟。而在《高台寺》，她又过渡到新的意象：

一阵阴翳的风吹起

我再次凝视松针深处

再到《京都大学》，看见黑色的火焰燃烧出绿色的自我意识，她就松弛下来。

夜色里，三个人

星子一样闪过空寂的街
房子低矮古老
门口突兀地生出一株松树
幽幽的绿意……

自然而然产生的诗歌不是反应，而是对自己内心的回应，诗性就与诗意自身合在一起，如嘉励所说的“如果没有这样的幻觉/世界将更寒冷”，生活也许就是一场巨大的幻觉，让我们保有对梦境的追寻。

日本是东方美学的存在，是东方美学的中心，作为一种高超的审美，它自然是值得侧目的。身为诗人，无论处于哪个国度，都应该敞开身心接受东方文明的滋润，自觉参与到精神美学观念的改变过程中来。嘉励一再写到日本，她从日本的物象里获得古典与当代的兼容性。她说渡月桥、等持院、宝泉院、藤花吟馆等等场所，疏朗、明净的语言浸润着仪式感，隐藏着灵魂之光的地方摆脱了事物的束缚，获得了某种欣然和婉转。婉转，实质是京都内在的节奏，而欣然是它的灵魂。站到时间之初，带着灰暗的想象，奔向岁月之末，她因而看见更多，心生敬意之时，很多念想就从心灵的故乡幻想出来：

而今我再访祇园

暮色来临时敲你的门禁

“今夜又要落雪……”

“那何不将它新添在你的册页……”

她写的是京都的《祇园》，带着一种可敬的虔诚，如同此时，但意象却暗合着中国的古诗，仿佛长时间沉默的故国在声音里延伸，没有受阻而是挣脱了桎梏走向新的心境。园林是嘉励的一个梦境，一个回访过往岁月的蓝色山丘。在《宝泉院的秘密》中，她心意如迷梦，“你就像这个园子/‘是不知什么季节造访才好的地方’”，诗人纪念一段秘密的感情，终有一些事与人总是擦肩而过，留下一些内心的感喟。我想，无论漫步于记忆中的古典中国，或者经典般的京都，诗人的写作唯有跨越那些令人眩晕的虚空，才能获得内心的真诚。

《而今我喜欢》这首诗歌中，嘉励用简约的笔法，以流畅、雅致、诚恳的文字找到过去与当下的某个瞬间，找到迷离的情感。

早晨，再次走向维多利亚大街

城市散发丰收的光线

我将再次从游荡中完成认识

维多利亚街的晨光让诗人的内心柔和、晴朗，诗人希望去爱，去遐想，去回忆，想起上一次在这条街上发生的一切，一个个画面升腾起来，流动起来。“与上一次的差异”，是“去年八月，细雨不时造访”，爱慕之情让“我垂涎街外悬挂的艳色花朵”。八月，夏日在街上如此荡漾，诗人痴想、钦羡的是街外的景致，是那雨中艳丽的花朵。“花朵”是一个隐喻，它可以是场景，是梦境，是生命，也许是爱欲、欢场、美色，或者诗人内心某种幻想的事物。这一瞬间的景观就是诗人的精神世界。在这个光线明媚的早晨，诗人怀着回忆，返回之前的街道风景，又跃出之前的情境，带着喜悦从维多利亚大街回来，她爱上了这个时间与空间，爱上自己回来的时刻，一个异乎寻常的时刻。“而今”是一个时间的分割点，表明诗人现有的热情，带来后面的动作和转换。因为诗人知道“偏厅有新插的白色山茶”等着她。这首诗有阿多尼斯的“我对水仙怀有好感，但我的爱属于另一种花”的妙处。诗人钟情街外艳丽的花瓣，但她更倾心素雅的白色山茶花，它抵得上一切娇艳的事物。虽然场景已经转换，但诗人不因此而失落，因为诗人置身于新的一天，她的心是含苞欲放的，生命洋溢着愉悦。嘉励对山茶花保有无数的遐想：

山茶，一朵焰红

兀得脆生生，跌离花托
想必春天已经完结
而我们衷爱的事物，仍未止尽

初冬的暮色
看到紫色的山茶花
竟然流泪了

山茶之心是生命之爱，无论相会和离别都在她记忆的生命里随风起舞。

诗歌与个人的生活有关，但又不尽然。嘉励少年及青年时代在杭州度过，杭州作为一种诗歌精神地理影响过她。

……阳光的碎片已从湖上收回
一只鸂鶒在水面嬉戏
就那样生活吧
让另一只总在岸上
就那样爱吧
像群山爱这湖面的一切
低低围坐 却不言说

（《湖上》）

嘉励的西湖，夜间吹动萝蔓的微风，它自有诗人内心的珍重与回旋，柔和又沉静。

初秋的夜晚

从断桥开始吧

我们绕湖慢行

由赤子之心和它沐浴的灵光引领

西湖之夜的另一个声回荡在湖面，但“我只倾听缄默如湖水/不做任何轻轻之响”。嘉励忆杭州，不是乡愁，也不是什么痛楚，她找到移情的力量，写出了西湖之滨引发的内心隐秘生活，它是另外的思念。嘉励写爱，有时写得很隐秘，有时又写得大胆，“那一年/我发现全世界爱上了我/除了你”，爱如此强烈，每一个物象都体现了爱情的仪式。

后来，嘉励定居岭南，所幸她没有漂泊在别处的感慨。南方之南的水土又滋养了她，她的诗歌的气质里具有江南的声调，也有岭南的夜曲微茫。“风……带着时光的味道……吹过你的脸庞……这是一片海边的扶桑花”，存在的光亮，是她内心暗自期许的样子。诗歌的书写对于一个内心奔涌不息的诗人来说，每一次的转折都是一次提升。一种诗歌逝去，一种诗歌到来。嘉励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，她的诗歌天性在后天得到自我的教育，就像诗人宋琳说的“每一个

人身上都携带着诗性的文化的基因，唯一需要去做的是尽早发现它”。发现诗歌，也就是给灵魂提供了“空间站”。嘉励说：“灵魂到了今时今日，注重质感和层次”。灵魂的质感与层次，这是一个高超的话题。嘉励还多次提到灵魂，“一切已组成我们新的灵魂”，对万物敬畏，并融入其中，诗人享受着诗歌带来的心灵之约，如果在灵魂的转向之时体验到“失重”“放纵”“落空”，灵魂才真正美如斯。

写作有时候是失去自己，有时候又是获得自己。比如，她写《乔治亚·欧姬芙》，仿佛让隐者走出自己的影子：

付诸纸面 日益勇猛无惧
直至隶属美术史的真
……只有偶尔停滞的画笔
在星空下的某个夜晚
会稍微孤独地 回望爱情

诗人在笔墨之间付之想象、狂热和勇气，也留住了孤独的记忆，生命最后回望的是爱！

很多人的写作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，但诗人却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吐露秘密，转向冥想的生命，衍生出长久的毅力。

学会像诗人与圣徒一样

从邪恶中发现美德

嘉励借马蒂斯的眼来看颜色，看社会的色调和自然的色调，期待自己像马蒂斯一样，“一生剪裁灵感”，那应是“气旺神全的生命”。有灵感的创作往往出现不可预测的效果，会产生某种神力。无论瞩目欧姬芙还是用情于马蒂斯，嘉励都是感官意象按照心灵吸引律升华的情感。她的诗歌也就成为她的心灵发出的语言。

自然是一种超越，这需要稍加想象，活跃的瞬间，改变了诗人的呈现。对自然文化的回望让嘉励心境满是静寂的时光：

看簌杜鹃，天竺葵与菖蒲美妙结合

攀附，蔓延，终又沉浸于海滩的温润

在宽檐草帽下，光阴隐匿

啜饮它秘制的甘露

日常的乏味瞬间遁远……

（《海滩或盖蒂别庄》）

当然，嘉励也不是意味沉溺于过往的意象里，她诗歌的张力总是在古典与现代结合之处散发出来，像一簇迎着艳阳

而生的花。在《乔治亚·欧姬芙》的第二节，她叙述：

在白色带霜山艾树点缀的群山
与黑色神秘河流经过的新墨西哥州
忧伤变得炙热 你真切俯吻
在残缺的动物头骨
一遍遍嗅到低处的福祉

高出的群山，低处的黑河，天气中的炙热都是忧伤的，这是因为生活在尘埃之中，人活成了骨头。这一段诗既写出了欧姬芙所生活的新墨西哥州，也写出欧姬芙对生命的姿态，她把生命和热情倾注进她所关注的对象里。

“动”的文化让西方文明有别于中华文明“静”的状态，西方文明多为发现、创造、追求、扩张，而中华文明的存诚、调和、修身养性让东西方文化产生了差异，正是差异性让人类文化丰富起来。嘉励在《在亚特兰大》《乔治亚·欧姬芙》《海滩或盖蒂别庄》等诗歌中，把西方与东方的特点放在一起书写，既敞开也隐藏，自愿和协商的精神显示了她的思考和对这些题材的驾驭。“冥灭无处不在，唯有变化才是永恒”，禅意是嘉励诗歌里恍惚的影子，有着难以把握的飘拂。由禅入话，以禅入诗是六朝时候的文人创作，到唐宋达顶峰。我们知道禅不可说，它

过于虚无缥缈，但用在诗歌里，却又能擦亮头顶的一小片天空。“惠泽吾生是山川”，嘉励明了西方哲学、宗教教义在于体验，而东方的禅意专注生命的参悟，但在诗歌那里又致力于感受，在直接里接受创造感觉的星云。离开禅去理解日本文化，就缺少一个维度。同样，如果从禅意去看嘉励的诗，似乎能从一个隐蔽的听筒聆听到她隐逸的声音。诗歌寻求的变化，就像一面镜子看进另一面镜子里，交换了彼此的光，就像诗人在自己之外寻找自己。

一首优美的抒情诗，它是想象力的伸张，仿佛音乐能转化成纸上流淌的语言。嘉励的《有一种力量来自于你》就是一首荡开精神语境的芬芳之诗。

怎样才能让云朵躲回云层
花瓣都在晨曦里开了
你的手仍停留在我的身体上
像流水没有离开大地

怎样才能让事物退回
它被时间割裂前的样子
初始的光，它的新奇
说出了一切，却不为人所洞知
一根废弃的横木

挡住了眼睛分辨出岔路

怎样让一块冰回到流水的活力

你为我打开时光的锦囊

倾出愤怒与羞耻，还有绵延的宽容

此时，我看见白色鸟划过

房间在向着花园敞开

（《有一种力量来自于你》）

她把云朵、花瓣、晨曦、流水、风、白色鸟、果实等事物与身体的五官感受链接起来，诗性不断折叠又瞬间打开，修辞的灵活性如风与光的绵延，在众多线条编织阴翳的地方，光的回声混响着，伴随时光的节奏起舞，偶然的持续把所有的感知、记忆、存在和期许变得丰盈多姿。诗歌是语言自身的空间，活跃的元素却变成不断拓展的光速。在这首诗歌里，我们感受到诗人嘉励对自我、对他者显示出了命运创造力的寻找和真诚理解。每一个生命都有变异的痕迹和误读的时候，都有纠结和迷途，这首诗歌仿佛是羔羊找到青草地，生命回到爱里去，给人消除障碍之感，带来柔美、谦卑、敞亮的灵魂喜悦。在诗歌里，“你为我打开时光的锦囊”，往日的情怀在重现，仿佛海浪找回涌动之美，火种获得燃烧之情。

这是一首唤起之诗，先是沉入回忆，再次想起，唤起生命里的存在之光。谈话是这首诗歌的交流模式，它所呈现的交谈对象由此有了生动的预期话语。人不能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一种生命的链接，一种和解与宽容，让诗人在日常生活的身后发现一个更为广阔的场景——“它是光在重临”的世界，光在驱除内心的幽暗，获得生命新的开放。这也是一首倾诉之诗，聆听之诗，诗人异常真诚地对着天空与大地，对着“你”，释放出全新的诉说。诗人用精神化的个体来倾诉，“你”是你，是如影随形的爱者，甚至可以是诗人自己本身，更是神秘的所在或者一切美好的化身。

深情款款的嘉励，一层层推动着诗的情感，又交织在过去与未来之间，而在往返之时，其内在性的深度得到进一步的加强。这是一首带来整个明朗心境的诗歌，有光的影子在里面摇曳，光蕴含在诗人自己的身上，那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欣喜之情。所有这些都是活在尘世之上的一种方式，是祈祷的方式，也是爱的方式。由此降临的光，昭示灵魂在发生变化，全诗也因此让我们感受到光在发生的奇妙效应。

作为诗集的《总有星辰可以对话》，嘉励没有在意技艺的层面上下功夫，她只是让诗歌自然生长，一首首诗歌，构成了记忆之树的枝叶，伸展着敏锐的触角。从生活的身上苏醒过来就是诗歌。嘉励对话生活，也对话虚无，在看